



加盟大世界

時序再回到一九一九年的十一月份。

孟小冬十一月五日在「米市」無錫薛宅演完堂會戲，便隨師傅乘火車返回上海。稍事休整，經六叔孟鴻茂的介紹，加盟大世界遊樂場內的乾坤大京班（簡稱乾坤大劇場）。說起上海大世界，那真是世界有名。它是由黃楚九個人出資建造，坐落在法租界愛多亞路上（今延安東路）。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四日，大世界遊樂場部分落成開張。這一天是法國國慶節，還請法國駐滬總領事剪綵。

黃楚九乃浙江余姚人，生於一八七二年，父早喪，十五歲偕母遷居上海。從辦診所到開中法藥房，後見娛樂業能賺錢，先與人合股在英租界九江路（浙江路口）開新新舞台，專演京劇，頂樓仿學日本關屋頂花園，取名樓外樓。

由於大世界建在法租界繁華地段，開張後，遊人不絕，生意火紅，名氣越來越響，時諺稱「不到大世界，不算到過大上海」。遊樂場內的乾坤大劇場，全年上演京劇。取名「乾坤」，是指男女同台合演之意。剛開始，大世界京劇場的演員均是男伶，不久北方著名坤伶、青衣花旦金少梅至此，首先實行男女合演，遂名乾坤大劇場。

原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初，包括北京、天津在內，全國演戲場所，還不准男女同台合演。比如一九一三年八月一日，北京國民政府警察廳就有佈告「男女合演，有傷風化」，禁止了男女合演。更早些時，甚至不准女子進入劇場看戲，由於封建禮法的約束，婦女不能拋頭露面，當然更不准到人多雜亂的商業劇場去。稍後，雖允許走進劇場，但還有一定界線，即男女必須左右兩側分坐，或男客在樓下，女客在樓上。即使一家人進劇場也是如此。

散戲時，樓下男客先出戲園，樓梯口有人把守，待男客走完，女客才可離座而去。這一封建界線，直至辛亥革命以後，才逐漸被打破，但有些地方還是查處甚嚴。如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申報》上有則題為〈戲園須分男女座位〉的消息：「聞北長安路江北人開設之群樂戲園，今歲起改演女子新劇。前日，經四區余署長查得該園客座，不分男女，有傷風化。特傳園主陳某到案，諭令遵章將男女座位分列，不得混雜，如違重懲。該園主遵諭而退。」

清末時，上海縣衙門也曾發佈嚴禁婦女入館看戲告示，告白：「……上海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近因洋涇一帶尤為華靡，戲館優觴，男女雜沓。茲悉優伶楊月樓犯事解訊。計其在館演劇，大都肆其淫蕩，始由勾引青樓，繼漸串誘良戶，求提嚴辦。為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爾等為家長者，務各約束婦女，不准入館看戲，免傷風化。各宜稟遵毋違，特示。（上海《申報》一八七四年一月七日）」縣太爺告示在各大戲館門口一經貼出，便立即遭到百姓們的反對，紛紛寫信責問戲館，實際是批評禁止婦女看戲的「告示」。茲摘錄一則，以供賞析：

前閱貴館所登禁止婦女不准看戲一論，分別良賤，僅欲禁止良家，更為卓識。鄉紳防患之心，既能無阻，戲館生財之道，亦未盡除。俾戲館不至見惡於鄉紳，而鄉紳不至招怨於戲館，是一舉而三善備焉。然推究其理，亦有偏枯之病。夫看戲一舉，原屬賞心樂事，本當男女同樂，良賤共觀。今婦女仍無厲禁，惟良家獨至向隅，故愚謂此論未昭平允。試思男子處世，有交遊之樂，有登臨之樂，有酒食徵逐之樂，有縱馬田獵之樂，甚至有秦樓楚館之樂，博錢踢球之樂；而在婦女皆無之。至於看戲一事，可以消愁解悶，可以博古通今，可以勸善懲淫，似宜任其觀閱無禁，不宜復分男女，復論良賤也，而且男子日專心於經理生業，應酬人事，踵事於繁華之地，財利之場，日有盈而歲有益，可以無從事

於戲館。或者親朋初至，賓主相逢，不得不借戲館以為酬酢之地；甚至有虧本倒賬不幸諸事，為之友朋者，更不能不借戲館為解憂消遣之舉矣。至若生在深閨，毫無樂趣，已屬不幸之身；倘再遇不幸之事，或因夫妻反目、子女傷心，難覓排遣之方，閨中良友，邀赴戲場，以釋憤懣，此亦人情之至當，尚非國法所必禁者。今因偶爾婦女二人，看戲被迷，遂累及上海一縣婦女，禁止不准看戲，豈非波及無辜乎？若使向來婦女，一入戲館，盡行被迷，則此禁萬不能停，萬不可緩，是戲未有不迷人，而人未有不為戲所迷者。有是理乎？倘為二人被迷，竟禁一縣婦女，是猶因一人出門赴市而被車馬碰傷，遂禁一縣之人，不准出門赴市乎？禁止何嘗非理，然使人盡杜門，市無行人，可乎？又如一人因醉傷人，遂禁一縣之人不准飲酒，因嚴酒禁，而廢沽酒之肆，並廢飲酒之禮，能乎不能？夫世事之出人意表者，每因平常之偶變也，以偶變之端，何為廢平常之事乎？就大事而論，尚且不可，何況區區看戲之小事耶？且婦女之貞淫，豈關看戲，其人果貞，雖看戲亦不改其常；其人果淫，不喜看戲之人，而有苟且之行者亦多。要在乎家主平日之修齊刑於，不在於偶爾之看戲行樂也。故吾深不願有此一禁也！他日者，余將攜家屬同赴戲館，不徒願吾一鬚眉男子獨樂其樂，並將使吾眾巾幗婦人共樂其樂；不徒攜我家婦女與眾樂樂，並欲邀同人婦女與眾樂樂，斷不因貴館之論禁止，遂使之大殺風景也。夫禁止不准往看戲者，末也，禁止不准演淫戲者，本也。淫戲不演，看戲何害？道憲此禁，可謂知其本，而得其中也，貴館以為當否？

（上海《申報》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三日）

不過，百姓反對歸反對，但從此婦女誰也不敢違反禁令走進戲園子。這一現象直至庚子年（西元一九〇〇年）後才稍有鬆動，在《徐蘭沅操琴生活》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北京京劇女觀眾的出現，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為了「庚子賠款」上演「義務戲」而造成的。由於義務戲的興起，婦女才能走進劇場。

當時人民還有所謂「國民捐」，那是清王朝附加在人民頭上的負擔。由於是這樣一個性質，義務戲就必須滿座，因此就不得不讓婦女走進了劇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後，北京第一舞台建立，又突破了男女分座的界線，此後婦女便真正可以自由地買票看戲了。

京劇研究專家齊如山先生在他的《京劇之變遷》一書中，也有如下敘述：

乾隆以前，京劇中婦女聽戲，不在禁例，經郎蘇門學士奏請，才奉旨禁止，所以二百多年以來，婦女不得進戲園聽戲。當時有人作了一首詩，同他玩笑說：「卓午香車巷口多，珠簾高卷聽笙歌，無端撞著郎螃蟹，惹得團臍鬧一窩。」因郎蘇門以善畫螃蟹出名，外號女郎螃蟹，所以詩中如此說法。民國以來，婦女又可隨便聽戲了。

辛亥革命後，雖然婦女已獲准走進戲園看（聽）戲，但是男女還是不能同台合演。在上海隸屬於英租界、法租界管轄範圍內的新世界、共舞台，畢竟遠離京城，所謂「天高皇帝遠」，於辛亥革命後不久，即出現了男女同台演出，如共舞台坤伶露蘭春的加入。而大世界遊樂場是一九一七年才建成開業的，因為早有先例，所以也就無所顧忌地組織男女同台合演了。為了標新立異，還起名乾坤大劇場，以招攬觀眾。

孟小冬正式加盟大世界大京班，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在此前，曾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演了一齣壓軸戲《逍遙津》，大軸戲為則李春來、粉菊花合演的《獅子樓》。可別小看這大世界內乾坤大劇場，這裡真可謂是藏龍臥虎、名角如林的地方，常有一流的藝人登台獻藝。上面這兩位也是紅極一時的大牌演員。

李春來，河北高碑店人。演武生，科班出身，他是四大徽班之一春台班的子弟，與譚鑫培同輩，短打、長靠均擅長，腰腿功夫極

好，動作敏捷，身段漂亮。《白水灘》、《伐子都》、《惡虎村》等都是他生平得意之作。在上海數十年，十分走紅，成為南派武生宗師。年近古稀時，還能登台演出《伐子都》，仍扎大靠翻打跌撲，功夫不減當年。一九〇七年，十二歲的麒麟童（周信芳）正式拜李春來為師。武生泰斗蓋叫天年輕時，每當李有演出，他都認真去看戲，專心學習，李春來也無私地教了他不少東西。蓋叫天雖未正式拜師，但他私淑李春來，在表演風格上，宗法李春來，梨園界一致認為他是李春來衣鉢的繼承者。而北派武生宗師楊小樓，對李春來亦崇拜備至。上世紀二〇年代初，天蟾舞台邀楊小樓南下，恰巧與李春來同台，楊擅長靠，李擅短打，各有專長。楊小樓久慕李名，一次李演《白水灘》，小樓於後台簾內不斷向外探視，春來當然格外賣力，甩草帽圈時，不用手，身立台口，先作一鞠躬，再頭向上一揚，草帽圈早已高飛至台頂（其時上面伏有兩人，專司接帽之責，接得者戲後賞洋兩元），這種絕技，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和淨角（青面虎）兩人開打時，二人各持棍（即十一郎所用「扁擔」）之一端，生淨同時在原地翻一筋斗，同起同落，異常迅捷。立定後，身不搖、氣不喘，哪裡能看出他已是牙齒脫落、六旬開外的老頭兒呢。等他剛一跨進後台，楊老闆急忙到跟前，拉著春來的手，又把大拇指伸了幾伸，嘴裡連呼「老英雄，老英雄」！

粉菊花，當時在大世界乾坤大劇場掛頭牌，被戲迷捧為「粉艷親王」。她原學梆子武旦兼花旦，後改京劇刀馬花衫，尤擅蹻工，甩打跌撲，乾淨穩練。這位女伶本事很大，她還能突破行當串演花臉戲《盜御馬》，武生戲《白水灘》、《四傑村》、《天霸拜山》甚至《金錢豹》等，真是能唱能做，文武全才。此外，《紅梅閣》、《獅子樓》、《翠屏山》等等都是她常演的拿手劇目。

在大世界裡，除李、粉二位外，還有旦角綠牡丹（黃玉麟），老生陳善甫、小二麻子，老旦張少泉，名丑韓金奎等，亦常來這裡亮相，這些都是非常叫座的知名演員。

十一歲的孟小冬加盟，也算是為大世界乾坤大京班增添了新鮮血液。她試演的《逍遙津》，獲得通過，便簽了一年的長期演出合同，十二月一日正式加入了大世界的大京班，前三天的戲碼分別是《群臣宴》、《四郎探母》、《捉放曹》。由於《逍遙津》試演成功，並受到一致好評，因此孟小冬的戲目，非但沒有因為她是童伶，而列在開鑼一、二齣，相反倒是常常被排在壓軸，甚至大軸。

不過，大世界畢竟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型遊樂場所，每天遊人像潮水般的進進出出，擠來擠去，乾坤劇場的京戲演出，不愁沒有觀眾，因為遊人每次進遊樂場大門，只需花二角錢買張總門票，從進門照「哈哈鏡」開始，凡場內樓上樓下各種文藝演出，可以任意選擇，而且都不需再另外花錢買票。場內還供應各種點心、小吃，應有盡有。所以一次購票，可以遊玩一整天。如果愛看京戲，不但看了日場，還可以再連看晚場。這對一般勞動群眾來說，無疑是比較經濟的。劇場內也不對號，故有些老戲迷不等開演，即早前來搶佔最佳位置。但這樣一來，也產生了不利的因素，如來去自由、觀眾不穩定。他們憑著興趣，愛看的多看一會，不喜歡的說走就走，整天像是走馬燈似的。場內人聲嘈雜，煙霧繚繞，無法維持劇場內的良好秩序，這對演員在台上的表演，多少會受到影響。但是對童伶孟小冬來說，她不管這些，她每次演出，師傅都還跟在身邊，要求按照規矩認真演唱，不准馬虎，所以特別受到戲迷的歡迎，連遠在無錫的老戲迷有時也特地趕來上海觀看她的演出。

和在無錫演出有一點不同的是，大世界每天有日夜兩場戲，孟小冬除每天晚場演出外，日場也需要參加，不過平均每星期也就是、兩次。在一年的時間裡，基本上沒有中斷過演出。除繼續上演和在無錫相同的劇目外，又陸續學會了不少新戲。這些新戲，除師傅仇月祥傳授以外，還不斷向自己的父親孟鴻群問藝。這時孟五爺在法租界共舞台搭班，不過因健康的原因，每星期只演一、兩場，且多列於開鑼頭二齣。所演劇目偏重唱工，如《狀元譜》、

《雪盃圓》、《慶頂珠》、《八義圖》、《一捧雪》、《伐東吳》、《天雷報》、《南天門》、《九更天》、《舉鼎觀畫》、《除三害》、《徐策跑城》等等。有意思的是，他們父女經常在同一天裡，上演相同的劇目，比如《徐策跑城》、《雪盃圓》等。另外，孟小冬的劇目有時又和在共舞台掛頭牌的露蘭春所演相同，如《逍遙津》、《空城計》等。

據統計，孟小冬在大世界一年的演出中，新增加的劇目有《徐策跑城》、《洪羊洞》、《滑油山》等。這期間，曾於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參加全市在新舞台舉辦的助賑演出，孟小冬的三天劇目分別是《四郎探母》、《轅門斬子》、《逍遙津》。

孟小冬在大世界乾坤大劇場最後一次告別演出的日期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戲目為《黑水國》（即桑園寄子）與汪碧雲（青衣）共演。一年合同，圓滿結束。

